



作者伯父旧影

我的伯父伯母（上）

□吴兆华

我的童年和青年绝大多数时间是和伯父伯母一起度过的。他们的品德、性格和为人原则，都给我以深刻的印象，以至在我以后的学习、生活和工作中，还时常受到他们的影响。

我家住在苏中地区一个小镇上，伯父和祖父一起开了一间小店。公私合营时，伯父被安排到镇办酱醋厂任会计。伯父聪颖能干，一个小小镇办厂的财务工作对他来说，游刃有余。因此，下班后在家里经常听到伯父拉的京胡和唱的京剧选段，什么《苏三起解》《贵妃醉酒》《空城计》，什么西皮快板、二黄慢板等，就这样早早地印入了我童年的记忆。记得伯父的房间里有一张放大的黑白

照片，伯父身着一袭长衫，头戴一顶毡礼帽，坐在一块太湖石上，有滋有味地悠闲地拉着京胡。那种姿势，那种情态，令人耳盈丝竹，如闻琴声，活脱脱一个潇洒、英俊的艺术青年。

伯父是个乐天派。经常妙语连珠，幽默风趣。几乎没有看到他和伯母生过气。偶尔伯母有点不愉快，说句气话，他也是笑话连天：“你要我生气，我就是不生气，哈哈……”记得一次伯母洗碗时碰坏了一只碗，十分惋惜，伯父看到后爽朗地说：“不就是一只碗吗，嘿，不破不立，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，好事好事。”说得伯母哭笑不得。伯父爱

鸟，家里大大小小的鸟笼有好几个，小的一尺见方，大的有一米多高，有方的，也有圆的。一有空闲就侍弄他的小鸟，由此，我才懂得养鸟不仅要会给它喂水、喂虫，还要给鸟洗澡。有的鸟喜水，而有些鸟却要在细沙中洗澡。我还渐渐懂得了一些如百灵、黄雀等鸟类的的生活习性。

伯父为人做事十分认真、仔细。每年冬天，寒流未到以前，他总要用雪白的薄纸将门窗糊好。我们每学期拿到新书，伯父总是要我们用牛皮纸将书面包好，四只角要包得有棱有角，平平整整。从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中，我总是看到他的一丝不苟，这与他平日乐天派的爱好与作风，截然不同。

同 桌

□胡章斌

一个梳着羊角辫的女孩
一个短发男孩
每天擦肩而过
每天同桌在一个课堂
我开始喜欢
送给我的
齐白石邮票，还有
说悄悄话的浅笑
看着她
顺着矮墙回家的背影
会担心路很长
这个世界很小
这样的故事很多
我坐在老槐树下
只有最后的抒情
生命的衰老
苦涩地
唱着心里的
齐白石邮票

自从父亲去世以后，我便再也没有回过老家。我的老家在安徽桐城塘湾段屋的大山里。

这么多年了，有时也怪想的，不知家乡最近几年有没有变化，老家的堂哥堂嫂还有那些表兄弟过得怎么样。

不过在我所居住的这个县城倒是经常看见桐城人的身影，他们在沿街租一个小店面，经营“正宗山西刀削面”，抑或推一辆载着工具的自行车在小区里吆喝“修煤气灶油烟机”。

有时我会心血来潮，特意去吃一碗分不清正宗还是不正宗的刀削面。吃的时候，我会和他们搭讪，用半生不熟的桐城话跟他们交流，告诉他们“我们是老乡”，老乡也不诧异，只是笑笑，问一句桐城哪块的？

今年清明节过后，我打电话给老家的一个堂嫂，问她可不可以寄点山里的

茶叶给我，堂嫂一口便答应了。没几天快递员便送来一个包裹，拆开包装纸，上面写着“桐城小花”，我好像隔着外包装都闻到了茶叶的香气。

父亲生前总是爱喝家乡的茶，晨起第一桩事就是泡一杯浓浓的茶，慢慢饮。父亲回一次老家，晚辈送得最多的也就是茶叶。父亲常说，老家的茶味浓，清香，劲足，比白茶和铁观音好吃多了。晚年的父亲对老家更是充满了眷恋之情，总是唠叨家乡的山家乡的水，家乡的亲戚和往事。

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要让堂嫂寄茶叶给我，也许我是想在记忆里要嵌入父亲的记忆吧。

收到茶叶后我给堂嫂的儿媳发了一个截图，告知她茶叶收到了！过去了数日，堂嫂突然来电话问我茶叶收到没？我说早收到啦！谢谢嫂子！堂嫂转

口又问寄费是多少？我木然，回不知道。堂嫂说，茶叶是她自己家的，但寄费是儿媳给的，她必须把寄费给她，我“哦”了一声，那还是我来给吧，我有她的微信，堂嫂在那头也没有客气，呵呵一笑说：“那你就给吧。”我随后发了一个100元的红包，权当邮费。

那天我泡了一杯“桐城小花”，茶香依然扑鼻而来，只是老家的人在制作时可能不是太考究了，有嫩叶也有粗梗，沸水冲泡后，很快便见了分晓。我吹去上面的浮沫，轻轻地嘬了一口。

前些日家里的煤气灶突然打着火了，我就巴望着能听到那带有浓重老家口音的吆喝声。还好不过两天，那声音便从楼下飘过来，我赶紧把“大师傅”召唤上来。“大师傅”看上去五十多岁了，头发花白，他卸下肩上的工具包，仔细查看了煤气灶，然后说要换两个零

件，需要75元。我看着他手里拿着的那个小小零件说：“用不了这么多钱吧？”他问我修不修，我还价60元，并套近乎似的说了一句：“我知道你是桐城人，我们还是老乡哩”。“老乡”有些惊奇，问我是桐城哪块的，我告诉他是塘湾的，他“哦”了一声：“离我们范岗不远啊。”我说范岗呀，我还有一个亲戚在那里住，我开始用半生不熟的桐城话跟他聊起来，我有点兴奋，告诉他，我十二岁那年，在范岗住了两宿，山里还有老虎，或许是狼，一户人家的小牛被叼走了，村里的人拿着火把轮流守夜，我那个亲戚便在其中，他们要捕获那只吃牛的野兽。

这时老乡已经开始拆卸煤气灶……我便和他唠起了家常，得知他来如皋已经快二十年了。老婆在一家医院里做护工，二女儿已经考上了大学，他们想

在这里买一套二手房，只是要等女儿毕业了，有了工作才能去实现。我问：“不想回老家了？”他说：“老家还是比较落后……”这时我才突然想起，应该给他泡一杯桐城小花，我赶紧拿了杯子，给他泡了一杯浓浓的茶端到他面前。老乡说：“是桐城小花吧？”我说是的。他笑了：“还是我们老家的茶叶好喝。”他抿了一口，有些烫，又放下，继续说：“比白茶、碧螺春好喝多了，有劲，清香。”我附和道：“的确好喝。”不知怎么的，我突然想起了老家的堂嫂和她的儿媳。

啪嗒，灶头的火苗一下子蹿了出来，老乡直起腰，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珠说修好了。我很满意，用微信的方式支付了75元，并说了声谢谢！老乡点点头，没再说什么，转身离开的时候，他端起那杯“桐城小花”一饮而尽。

桐城小花

□段国圣



文明健康·有你有我
WENMINGJIANKANG YOU NI YOU WO

与压力“和解”

和乐观“牵手”

